

武

備

志

武備志卷四十八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二

南宋

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宗澤不可乃拜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

治亂國
勝重典

因撫循軍民備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旣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

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各山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旣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聽。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

共是如
字要道
會生

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
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
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
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
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金將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
屬入問計宗澤乃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
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
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攻之金人

果敗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
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
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
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先是澤在
磁以趙世隆爲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
金人圍磁急世隆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
權知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
乙卯世隆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
上下之分亦陷沒耶令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世

古人中
所難

武備志卷八

與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矣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轡之覘事者台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對客海具狀卽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兄者皆懷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

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
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
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復上疏請帝還
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至今春又三月
矣陛下不蚤還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
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
爺

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御營統制韓世忠與宗澤
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

原澤卽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旣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旣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蚤還京師臣

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
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
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
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
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
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懷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
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
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江若

擊首然
首破而
振尾必
不能故
識者已
慮首矣

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徽宗北遷汴京失守范瓊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建炎二年自洪州入朝見帝悻慢無禮且乞貸苗傅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管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使皆甲以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

賢於十萬師便
稍緩之
又是南
劉之軍
矣

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
紙趨前舉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
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與中衛以浚兵
送獄尤世出撫其衆曰誅止瓊耳汝輩固天子自
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

江淮統制岳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於廣德境
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
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
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

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術師還擊之及兀術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術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

世忠有
八舟而
無小舟
其跡

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术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擄兀术之壻龍虎大王，兀术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沂流西上。兀术循南岍，世忠循北岍，且戰且行。世忠艤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术窘甚，或曰：「老鵝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

木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
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
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孛堇太一
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
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
進泊金山下、豫以鐵鞭貫大鈎、投撻者、明旦敵舟
譟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鞭、則拽
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
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

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木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簑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木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木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木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

身免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張浚雖重用曲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今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

十年太
訂亦太
豫

古今同
辨

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張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燕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

屯兵閬興，佯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不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沮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與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管、錫年與之力戰。劉

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而進關陝大驚冬十月庚午浚駐邠州督戰既敗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

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卽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

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萬餘人軍
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阨險於鳳翔大散
關東之和尚原以弭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
於岷州大潭孫倜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
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張浚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界江淮之間
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
犯洪州連營西山浚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
大書牒索戰浚以細書狀報之進以浚爲怯浚謀

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浚大喜，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下，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浚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成聞進敗，自以十萬衆與浚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浚

夾攻成大敗絕江而去因呼浚爲張鐵山

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會折合自階城出散關約口會和尚原烏會折合先期至陣化山索戰玠命諸將堅守待

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癸酉兀朮會諸將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神全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

亟剃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立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韓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攸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韓世忠受命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

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基、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金人久窺蜀，以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

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遊擊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犄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

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芽本甲食之遣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

中興之
時何多
才也

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州。子羽遺書言：「已在前。」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豫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

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矣。

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吳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三月辛亥朔，兀朮撒

甲並
身有
應

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
鉞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
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
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
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
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
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
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
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

可法

木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軍銳卒介其間、左繞右
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主
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
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
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
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止、金人用火攻樓、仲
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
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
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

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
右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兀朮以下
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
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
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岳飛至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
衆而登超投崖死飛至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
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
列騎江岍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

唯有紀
律所以
善破敵
何實實
也

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捨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驕情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初張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
議和，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
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
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姑試擲也。鼎曰：「中
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賁上
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
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
建，俾以諸道赴闕，則其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然
之。

武備志卷四十九

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

戰畧考

南宋二

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
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
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散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
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
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

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勃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勃堇喜，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礮人胸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兵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追至淮，殺溺無算。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有司以避之。張

此何
也

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劾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豫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燦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

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與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戊戌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去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

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木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鼎奏金人遁歸，猶當博採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警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耻。勿以諸

所重在
後說却
先說其
弊

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
議者或以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
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
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
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
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
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歲不戰、使敵勢
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
敵、惟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卽議攻討、乃

能易也
復起不
能起人

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
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
臨之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
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
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
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
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
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
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

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剏管壁使但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

岳飛奉命討楊么於洞庭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法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

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
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
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
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
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
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
倫若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
受王燦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
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

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議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

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
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
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
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
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
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
賊怒來追、則草木墜塞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
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
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技窮赴水死、果八日而捷、書

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筭也湖湘悉平

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勒衆向敵遣人語之曰

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

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陣者二人遂引

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劉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帝慮張浚劉光

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張浚

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

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

不三復
此言

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
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
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驚何所恃乎
願朝廷勿專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
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
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
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卽
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等相應劉
猷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

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浚以兵拒之，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

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鄺瓊兵隸之。帝召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

召五路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
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
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
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

岳飛知劉豫結粘沒喝得立而兀朮惡豫可以間
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佯責之曰汝非吾軍
人張斌耶吾前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
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
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

謀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戒勿泄謀還以書示兀木兀木大驚馳白金主因廢劉豫

副留守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急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

不待喻
事實是
當機

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爲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護，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人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步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梁，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爲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

焚吾家母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用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與國家殺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倚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撒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糧畢而金兵已涉潁河。壬子，遂圍城。倚豫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二十里，騎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

華馬垣
之妙下
此可見

頗衆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
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
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爲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爲
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
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
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
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
移砦於李村。錡遣閤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
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

以寡爲多

五里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鎡笑曰無以枚也命竹爲噐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噐聲卽聚金人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圖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邪

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驕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鷲車砲具不用，而械成。

等還錡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將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趂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飲水草者

戎事
關具
遠顧
相不
備

輒病，往往困乏。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送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卽壓數騎，殺死甚衆。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

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
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
向無前至是亦爲騎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騎以
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
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撒拒馬木深入
斫敵又大破之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
八遂還汴是役也騎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
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誼
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

聲兀木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故輒勝

張俊遣統制王德援潁昌兵還就檄德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金遊騎遇遂入城偃旗臥鼓遊騎引去德因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遂謂金人曰吾與爾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靡碎爾何爲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

岳飛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

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其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术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藤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千騎突戰，敗之。

此書生
何減王
猛

兀術敗於朱仙鎮，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術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於成功乎？兀術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術遣兵追之不及。

昔之金
人至此
始曉此
策今之
金人起

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

變之

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村落間中原自是不可復矢

金人入寇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臯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

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卽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柁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表，斧如墻而進，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於

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卽走保紫金
錡復廬州

吳璘進兵拔秦州間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
五萬屯劉家園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
璘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
次取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
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
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
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

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兩申遂進，次剡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半夜，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一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

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盡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岳飛爲將，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雖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親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

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术於穎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戰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常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關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奮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

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
寶趨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
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
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
險隘擊之金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
歛兵入城金人欲過沙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
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
百皆望風退勝追十數里金兵駭散翼早乘昏霧
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中

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海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旣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叅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天正此
人以續
亡宋

金主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
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奔賭等謂之曰舟楫已具
可以濟江矣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
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
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
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
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
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
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

社稷吾將安避丙子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
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
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
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
十艘直薄官軍軍少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浚
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浚卽
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
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和州
至允文授以旗纛登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

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允文知亮厥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出海州駐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攻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不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邢律沒答護神果軍扼淮渡丁亥劉錡罷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爲兩淮京湖三路招討使顯忠至采石

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合兵、京口無
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兵萬六千與
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牌、儲水
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
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
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
下蜀爲援、亮至瓜洲、居於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
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
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

雖不殺
亦未必
得志

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同
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尋爲其
下所殺俱高宗